

第四屆「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觀察報告之二

葉曄 *

◆主持人毛文芳教授引言：

繼郭劭教授報告後，第二席觀察員是在講台螢幕上與大家相見的葉曄教授，他目前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葉曄教授在2017年第二屆「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會議時，曾應邀與美國戴維斯大學何宜教授擔任兩席觀察報告員，二位青年學者的觀察報告皆可圈可點，精闢萬分，讓與會學者津津樂道。這次承蒙葉曄教授不離不棄，再度蒞臨本屆會議。我曾詢問他：願不願意以他積累六年的學術功力為大會再作壓軸報告，感謝學術性格極強的他如此樂意，兩天會議他的發表與點評已讓人驚艷，聆聽完他的觀察報告，大家肯定會極認同我的精心安排。接下來，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葉曄教授。

尊敬的毛文芳教授，各位學界師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榮幸有機會繼2017年第二屆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在今年的第四屆會議上，再次承擔大會的特設觀察報告任務。這當然是毛文芳教授對晚輩的拳拳關愛之心，對我來說，則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接受臺灣學界同仁檢驗的寶貴機會。從2017年到2024年，中國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諸話題，在東亞地區甚至國際學界產生了持久的、全方位的影響，中正大學及毛文芳教授團隊在其中的據點、網聯作用，功不可沒。尤記得2017年我是和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何予明教授同臺觀察，合作非常愉快；今年有機會附驥於郭劭教授，雖然很遺憾只能在雲端瞭望，但在前面的短短十分鐘裡，已深受她通達、睿智、細膩的精神氣象的感染。合作的前後兩位教授都曾就讀於北京大學，今日看來，也是一種緣分。

* 中國北京大學中文系。

在過去的兩天中，我在線上來回串場，聆聽了多位師友的學術報告，雖然會議主辦方已經將本次發表的論文分為「文類遞移與創編意涵」、「經典詮釋與典範重構」、「視覺表述與文化轉型」、「近世學術與知識轉接」、「行旅意象與空間觀照」五個大類。但我想，就和我最近在研究宋人的文學類型觀念的情況差不多，當想把足夠多的宋詞優秀作品放進《草堂詩餘》同一個筐裡的時候，再怎麼精細地分類，總有未盡人意的地方。會議論文的分組，多少也會留下類似的遺憾。當然，這種未盡之處，正是作為觀察者的我可以講滿十二分鐘的關鍵所在。

一、前後參照下的「近世轉型」

我們提倡重視「近世的文化轉型」，就難免有兩個前後相連的參照系，一個是中古，一個是近現代。在中國文史學界，一直有一條若隱若現的基於歷史時間先後的學科鄙視鏈，上古史因為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早期經典的生成問題，中古史因為研究漢唐鼎盛帝國和古典文學的最具代表性文體（唐詩宋詞），他們在整體上處在鄙視鏈的上游或頂端。明清史或近世文學的研究，雖然在理論上可以攜帶最後一絲的古典氣質，去俯視現當代的歷史與文學研究，但一旦我們承認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近世文化研究如何去實現「走出象牙塔」的最後一步，同樣在我們身上留下了一種自後而前的「影響的焦慮」。處在前後夾擊中的近世文化研究，到底會有怎麼樣的發展「圖譜與前瞻」，我們每個人都在期待得到一個或然的答案。

縱觀本次會議的提交論文，我不能說已經給出的答案，但確實呈現了不少已經存在的、或有可能進一步被打開的前景方向。我想從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來認識這種趨向。顯性的方面，指的是研究對象的轉移或聚焦。基於海洋立場的東亞地區、南洋地區的文化交流與環流，進入印本時代以後的書籍面貌與文本形態，明清以來逐漸自覺和獨立的性別聲音及相關議題，及較之前面三類積累更厚重、但也更早進入瓶頸期的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研究，這些都是中國文明在南宋以後纔日趨顯著的歷史文化特徵。對中古史研究來說，文明的進程尚未發展到這一階段，無法介入相關討論；對現當代研究來說，又過了相關問題的關鍵歷史時期，缺少對某一事物在發生學層面的論證優勢。我想，這是近世文化研究者當仁不讓的研究領域，這種研究對象的時代優勢，大家可以很直接地體會到。在這方面，過去十年的研究成果很多，

這次參會的精彩論文也不少。有的是提前一步的“預流”之作，有的正在當下學術的熱點之上。總的來說，如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

二、數字時代的紅利與活力

至於隱性的方面，我想我們應該感謝這個時代。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這個時代對我們的研究領域有額外的加持。這次會議有相當數量的圖像研究論文，這當然與毛文芳教授是圖像研究領域的權威不無關係，但我想，更得益於最近十年來全球範圍內的圖像文物的高清數字化工作及其互聯網共享。否則，像圖像這一類在物質媒介上先天複製性較弱的藝術形式，是很難吸引更多的出生在讀圖時代的年輕學人投入其中的。最近這些年在世界範圍內無論東西，藝術史特別是美術史的研究突飛猛進，充分得益于古代圖像的高清數字影像和共享，而明清時代正是存世美術文獻的最大聚集地。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也有一代的文獻優勢，我這裡說的一代的文獻優勢，不是說明清較之唐宋的文獻優勢，而是說 2020 年代較之 2000 年代在明清文獻挖掘和使用上的新的優勢。我們身處這個時代，若不好好利用，那是很可惜的；若充分地利用起來，自然有無盡的光彩，在這方面，本次會議的召集人毛文芳教授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從文藝門類來說，文學和美術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在進入數字時代之前，他們的複製能力也有較大的差別。但從對文物進行數字影像化的角度來說，圖像的複製和書籍的複製，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在中國學界，過去十年是古典文獻學突飛猛進的十年，湧現了一批非常出色的青年學者。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於今時今日，學者獨坐書齋就可以擁有全球各大圖書館的古籍文獻，只要你辦公室的液晶屏幕夠大、夠多，就可以對一部書的十幾個版本做比對校勘的工作。這在老一輩學者眼中是難以想象的，而這種時代優勢，全受益於全球古籍影像的公共化事業。當然，身處這個知識大爆炸的充滿各種誘惑的網路時代，還願意靜下心來慢慢校勘這十幾個版本的年輕人，也在越來越少，這就是另一種遺憾了。這次會議有不少書籍史方面的論文，這固然因為明清本來就是一個擁有足夠多的實物書籍的時代，但現在的一部分研究，已經不同於十多年前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等大型影印叢書中去耙梳史料的做法，而是努力在利用數字文獻和工具上走得更遠、更深。本次會議的文章，既有對畫冊、稿本日記、諺文燕

行錄等稀見文獻的使用和價值挖掘，也有對基於數碼顯微鏡的「紙質微觀無損分析」、基於大數字技術的「統計版本學」、「清宮戲本遠讀」等過往根本無從下手的疑難問題的精細討論，讓我們看到了數字時代研究資源和研究方法的巨大活力。而這些活力，較之於上古史、中古史的研究，將在元明清文學及文獻的研究上得到更充分且有力的釋放。我們作為這個時代的當事人和見證者，理應為近世文化研究完全有可能的再一次質變甚至範式革命，貢獻自己的些許力量。這話說得可能有些大了，在各位臺灣師長的眼中，我可能還是七年前那個不知天高地厚、肆意放言的年輕人；但在我的研究生眼中，我已經是一位不可與之分享秘密的中年大叔了。我想，面對更年輕的研究生們因身處數字時代而引發的“路在何方”的人文困惑，我們必須得承認，誰能使用好時代的利器，誰願意包容甚至鼓勵年輕人去進行多樣的探索，日後在與其他不同學科、不同研究方向的發展對照中，是可以有一個較清晰的判分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次會議無疑是前沿的，是有底氣和其他學科去扳一扳手腕的。

這次會議，我的博士生導師陳廣宏教授全程線上，我訪學英國期間的合作導師陳蘊沅教授則在現場。古人云：「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在他們的默默注視下，「此時無聲勝有聲」，我要有及時止住發言衝動的覺悟。總的來說，拜讀了論文集，實實在在地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卻沒有貢獻出數量匹配的看法，更多的是我作為一位線上觀察員的偏頗的見解。我姑妄言之，諸位方家姑妄聽之。再次感謝毛文芳教授非常暖心的安排，也希望以後有更好的機會來臺灣拜見並求教於各位師友。謝謝大家。